

萧红

著

呼兰河传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 第一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呼蘭河傳

· 長篇小說集 ·

蕭紅

寰星書店

上海·武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呼兰河传 / 萧红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1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 第一辑)

ISBN 978-7-5306-7273-0

I. ①呼…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7281 号

选题策划:刘 勇

责任编辑:赵世鑫 唐冠群 封面设计:陆 快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60 千字

印张:9.5

版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蕭紅小傳

蕭紅一九一一年在黑龍江省呼蘭縣降生。

父親是當地富有聲望的鄉紳。遠祖是山東膠洲半島的移民，住在呼蘭河已經幾代了。因之，家庭習俗，受了當地的感染，生活方式，大部份已參雜着滿族的禮儀，而作父親的，持家又很嚴。

蕭紅幼年就死去了母親，父親再娶，而不得繼母的歡心，所能藉以庇護的，只有祖父祖母兩個老人。除了祖父每天講解一兩首唐詩之外，大部份的時間，是一個人在那荒蕪了的草園子內寂寞自遣的。

一九二九年蕭紅就讀於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最好的同窗閨友，爲王君栗英，

沈君玉賢，并共同發起野外寫生畫會。假日，必攜畫具，邀集會友，到馬家溝一帶，寫生。間或，就在馬家溝花園野餐。

史地教師姜某，時常在課餘之暇介紹石炭王屠場等譯作，蕭紅除嗜繪圖外，同時對文學作品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九三〇年暑期，家庭勒令停學，因為繼母從中作梗，而蕭紅又不得歡於校長孔繁書；且持家極嚴的父親，將為蕭紅謀嫁。是以，市立第一女中，從此見不到這個藍短衫、黑裙，梳着兩條小辮子，有着兩隻明亮大眼睛的姑娘了。

秋天，蕭紅毅然從家庭裏出走。有密友李君，北京人，相偕離哈市，去北平。在平，蕭紅沒有久留，因為李君原來家中有一髮配妻子。再隻身回哈爾濱，住在一個旅館裏。春雪夜晚，時常自己在街路上徘徊，這時候蕭紅的天真而富於熱情的幻想，開始潰滅，彷彿置身荒寂戰場的扶戟小卒。

一九三二年夏季，松花江的山洪暴發，蕭紅得蕭軍舒羣兩君助，脫出旅寓的困守生活。似不久，就和蕭軍結婚，並不採儀式，婚後仍極困窘。這時，「九一八事

變」已早在一年前發生。兩蕭雖在艱危中，依然始終彼此相助相攜。移居南市街，共同爲國際協報撰稿，一九三三年秋兩人集：跋涉問世。

這時候，蕭紅將產，入市立第一醫院，產後，沒錢付費，不得出。蕭紅坦然忍之，直到舊歷年後，就悄然捨棄了孩子，出走，時一九三四年春。

不久，兩蕭到了青島，同在青島晨報編副刊。就在這暫時可以喘息的工夫，各抽時間，着手寫作。秋天，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兩稿完成，又一起到上海。

一九三五年，得賞識於魯迅先生，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先後由奴隸社出版。一時文壇轟動，中國二十年來的新文學，從此開一新的途徑。且由此，蕭紅奠定下以後文學生活的基礎。

一九三六年夏末，蕭紅隻身去日本，兩蕭未來的婚變，實在由這時候潛伏下來的。

第二年，蕭紅隻身回國。這一期間的作品多在作家、太白、中學生上發表，并集單行本出版，有牛車上、手，都是國內文苑珍貴的佳作。

這年，日本帝國侵華戰爭開始，上海淪陷，兩蕭逃亡漢口。往武昌小金龍巷，大地的海作者端木蕻良遷來爲隣。

一九三八年一月，蕭紅隨聶甘弩、蕭軍、端木蕻良諸友去臨汾，又轉到西安，春間，婚變發生。蕭軍北上，蕭紅和端木蕻良回到漢口，同住舊居。七月，漢口告急，九月隻身趕到重慶，初住江津，後移北碚，完成新作回憶魯迅先生，并寫呼蘭河傳。

一九四〇年春天，去香港，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港病逝。遺作長篇馬伯樂上下兩部，約四十萬字，而呼蘭河傳剛在桂林出版，作者逝世前未得手讀。

蕭紅性情明朗而真摯，熱情，健談，往往以工作排遣憂鬱。常說：「一寫東西，個人生活上的一些不愉快，就都忘了。面前總像有一個強固的東西，這東西不倒，人類就很難生活的幸福，生活的美。」因之，就是在肺病已漸嚴重的時候，還是不停的寫作。小城三月就是臥伏在病床上兩夜完成的，同時，還給時代文學封面作畫。

生前，常喜歡着紅色大衣，面容蒼白，長圓型，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有着黑黑的潤澤，那潤澤顯示着一種智慧。步態敏捷，但笑聲並不響亮。

「人不應該生活的美一些麼？應該美一點！」因之，對同代友輩，親切如家人，就是爲人上有些缺點的，也總是寬容，體諒，常常是屈己待人。雖被友輩誤爲怯弱，然蕭也不辯白，坦然一笑而已。不外，歷世既深，且置身在歷史漩渦的艱險當中，即使個人斗然碰見陡坡，溝渠，也並不在意，因爲心裏自有攀越力的把握。直到死，蕭紅仍在孤獨的一往直前的走着，唯脚步慢一些而已。

先生姓張名迺瑩，筆名蕭紅，另署悄吟，得年三十二。火葬，墓在香港淺水灣。

略賓基 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二日待訂稿於杭州

序

一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帶着幾分感傷的心情的，從我在重慶決定了要繞這麼一個圈子回上海的時候起，我的心懷總有點兒矛盾和抑悵，——我決定了這麼走，可又怕這麼走，我怕香港會引起我的一些回憶，而這些回憶我是願意忘卻的，不過，在忘卻之前，我又極願意再溫習一遍。

在廣州先住了一個月，生活相當忙亂；因為忙亂，倒也壓住了懷舊之感，然而，想要溫習一遍然後忘卻的意念卻也始終不會拋開，我打算到九龍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

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時喜歡約了女伴們去遊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時專心致意收集來的一些美國出版的連環圖畫，也看看一看香港堅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時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戰爭爆發後我們「避難」的那家「跳舞學校」（在軒尼詩道），而特別想看一看的，是蕭紅的坟墓——在淺水灣。

我把這些願望放在心裏，略有空間，這些心願就來困擾我了，然而我始終提不起這份勇氣，還這些未了的心願，直到離開香港，九龍是沒有去，淺水灣也沒有去；我實在常常違反本心似的規避着，常常自己找些藉口來拖延，雖然我沒有說過我有這樣的打算，也沒有人催促我快還這些心願。

二十多年來，我也頗頗經歷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壓在心上，因而願意忘卻，但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卻的，莫過於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爲了追求真理而犧牲了童年的歡樂，爲了要把自己造成一個對民族對社會有用的人而甘願苦苦地學習，可是正當學習完成的時候卻忽然死了，像一顆未出膛的槍彈，這比在戰亂中倒下，給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單純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這種太早的死，曾經成爲我的感情上的一種沉重的負擔，我願意忘卻，但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卻，因此我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

一看蝴蝶谷這意念，也是無聊的；可資懷念的地方豈止這一處，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邊埋葬了悲哀。

對於生活曾經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屢次「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於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於自己的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是生活的苦酒卻又使他頗爲悵悵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悶焦燥的人，當然會加倍的寂寞；這樣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發覺了自己的生命之燈快將熄滅，因而一切都無從「補救」的時候，那他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的。而這樣的寂寞的死，也經成爲我的感情上的一種沉重的負擔，我願意忘卻，而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卻，因此我想去淺水灣看看而終於違反本心地屢次規避掉了。

二

蕭紅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淺水灣。

在游泳的季節，年年的淺水灣該不少紅男綠女罷，然而躺在那裏的蕭紅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那正是蕭紅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還不怎樣成問題的時候，她

寫成了她的最後著作——小說呼蘭河傳，然而即使在那時，蕭紅的心境已經是寂寞的了。

而且從呼蘭河傳，我們又看到了蕭紅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讀一下這部書的寥寥數語的「尾聲」，就想得見蕭紅在回憶她那寂寞的幼年時，她的心境是怎樣寂寞的：

「呼蘭河這小城裏邊，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現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歲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八七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園裏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

「小黃瓜，大矮瓜，也許這是年年的種着，也許現在根本沒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黃昏時候的紅霞是不是還能一會兒工夫變出一匹馬來，一會兒工夫變出一匹狗來，那麼變着。」

「這一些不能想像了。」

「聽說有二伯死了。」

「老廚子就是活着年紀也不小了。」

「東隣西舍也都不知怎樣了。」

「至於那磨坊裏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則完全不曉得了。」

「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什麼幽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裏了。」

呼蘭河傳脫稿以後，翌年之四月，因為史沫特萊女士之勸說，蕭紅想到星加坡去，（史沫特萊自己正要回美國，路過香港，小住一月。蕭紅以太平洋局勢問她，她說：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星加坡則堅不可破，即使破了，在星加坡也比在香港辦法多些）蕭紅又鼓勵我們夫婦倆也去。那時我不能也不想離開香港，我以為蕭紅怕陷落在香港（萬一發生戰爭的話），我還多方為之解釋，可是我不知她之所以想離開香港因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於離開香港而解脫那可怕寂寞。並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時的心境會這樣寂寞。那時正在皖南事變以後，國內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躍，在這樣環境中，而蕭紅會感到寂寞是難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這一切的時候，蕭紅埋在淺水灣已經快滿一年。

星加坡終於沒有去成，蕭紅不久就病了，她進了瑪麗醫院，在醫院裏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

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強烈，她希望病好，她忍着寂寞住在醫院，她的病相當複雜，而大夫也荒唐透頂，等到診斷明白是肺病的時候就宣告已經無可救藥。可是蕭紅自信能活。甚至在香港戰爭爆發以後，夾在死於炮火和死於病二者之間的她，還是更怕前者，不過，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對於她的最大的威脅。

經過了最後一次的手術，她終於不治。這時香港已經淪陷。她噉最後一口氣時，許多朋友都不在她面前，她就這樣帶着寂寞離開了這人間。

三

呼蘭河傳給我們看蕭紅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頗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單調呵！年年種着小黃瓜，大矮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螞蚱，蜻蜓的後花園，堆滿了破舊東西，黑暗而塵封的後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猶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侶；清早在床上學舌似的唸老祖父口授的唐詩，白天矚着老祖父講那些實在已經聽厭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鄰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這樣死

水似的生活中有什麼突然冒起來的浪花，那也無非是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團圓媳婦終於死了，那也無非是磨官馮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後來，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剛出世的第二個孩子。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單調的。

一年之中，他們很有規律地過着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台子戲，四月十八日娘娘廟大會……這些熱鬧隆重的節日，而這些節日也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樣多麼單調而有規律。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沒有音響和色彩。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內，每一籬笆後邊，充滿了嘮叨，爭吵，哭笑，乃至夢囈。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馬燈似的挨次到來的隆重熱鬧的節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顯了粗線條的大紅大綠的帶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蘭河的人民當然多是良善的。

他們照着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他們有時也許顯得麻木，但實在他們也頗敏感而瑣細，芝麻大的事情他們會議論或者爭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們有時也許顯得愚昧而蠻橫，

但實在他們並沒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他們是按照他們認為最合理的方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對於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的不幸的遭遇，當然很同情，我們憐惜她，我們爲她叫屈，同時我們也憎恨，——但憎恨的對象不是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我們只覺得這婆婆也可憐，她同樣是「照着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一個犧牲者。她的「立場」，她的叫人覺得可恨却又更可憐的地方，在他「心安理得地化了五十吊」請那騙子——雲遊道人給小團圓媳婦治病的時候，就由她自己申說得明明白白的：

「她來到我家，我沒給她氣受，那家的團圓媳婦不受氣，一天打八頓，罵三場，可是我也打過她，那是我給她一個下馬威，我只打了她一個多月，雖然說我打得狠了一點，可是不狠那能够規矩出一個好人來。我也是不願意狠打她的，打得連喊帶叫的，我是爲她着想，不打得狠一點，她是不能够中用的。……」

這老胡家的婆婆爲什麼堅信她的小團圓媳婦必得狠狠地「管教」呢？小團圓媳婦有些什麼地方叫她老人家看着不順眼呢？因爲那小團圓媳婦第一天來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論判定她是「太大方了」，「一點也不知道羞，頭一天來到婆家，吃飯就吃三碗」，而且「十四歲就長得那麼高」

也是不合規律，——因為街坊公論說：這小團圓媳婦不像個小團圓媳婦，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堅信非嚴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為「只想給她一個下馬威」的時候，這「太大方」的小團圓媳婦居然不服管教——帶哭連喊，說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個月。

街坊們當然也都是和那個小團圓媳婦無怨無仇，都是爲了要她好，——像一個團圓媳。所以當這小團圓媳婦被「管教」成病的時候，不但她的婆婆肯捨大把的錢爲她治病，（跳神，各種偏方），而衆街坊也熱心地給她出主意。

而結果呢？結果是把一個「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名爲十四歲其實不過十二，可實在長得比普通十四歲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結實的小團圓媳婦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是充滿了各種各種的聲響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單調。

呼蘭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蕭紅的童年生活就是在這種樣的寂寞環境中過去的。這在她心靈上留的烙印有多麼深，自然不言而喻。

無意識地違背了「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終於死了，有意識地反抗着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蕭紅則以含淚的微笑回憶這寂寞的小城，懷着